

王國璣著

書

己酉年夏月  
王國璣

六月廿三日  
王國璣

王國璣  
王國璣

望到雨書空一天  
彷舟游裡行石  
山深無人知山嶺  
多空谷雞聲幽咽

王國璣  
王國璣

中國山水詩研究

叔岷題



王國璣  
己酉年夏月王國璣  
叔岷題

卷之三

中國山水詩研究

王國璣 著

75·0792

• 82013 •

# 中國山水詩研究

著者

王國成

國

璽

發行人

必成

必

出版者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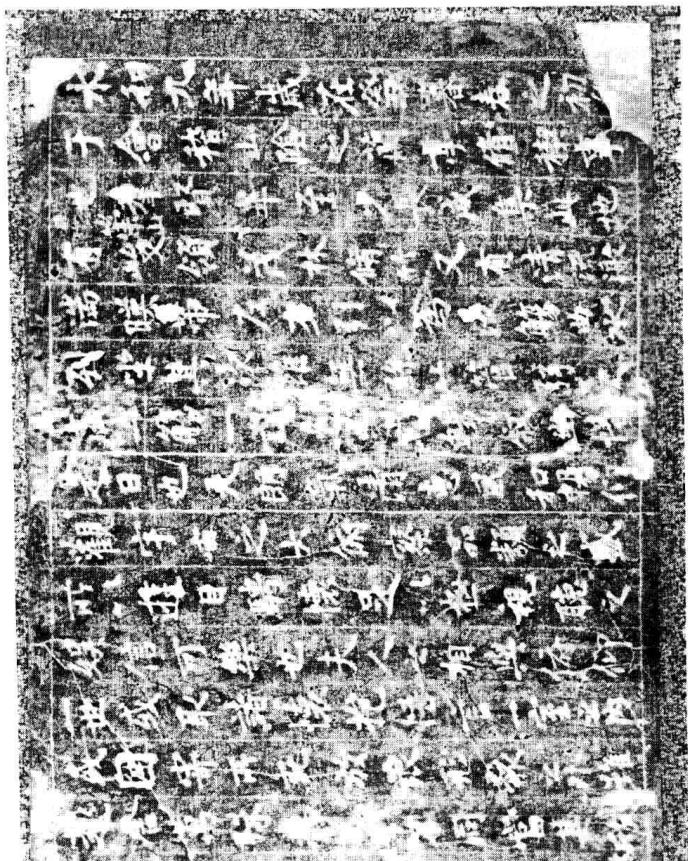
定價・新臺幣二〇〇元



(唐)盧鴻「草堂十志」(國立故宮博物院藏)

定武蘭亭真本

元柯九思舊藏今歸經訓臺單氏  
丹徒王文治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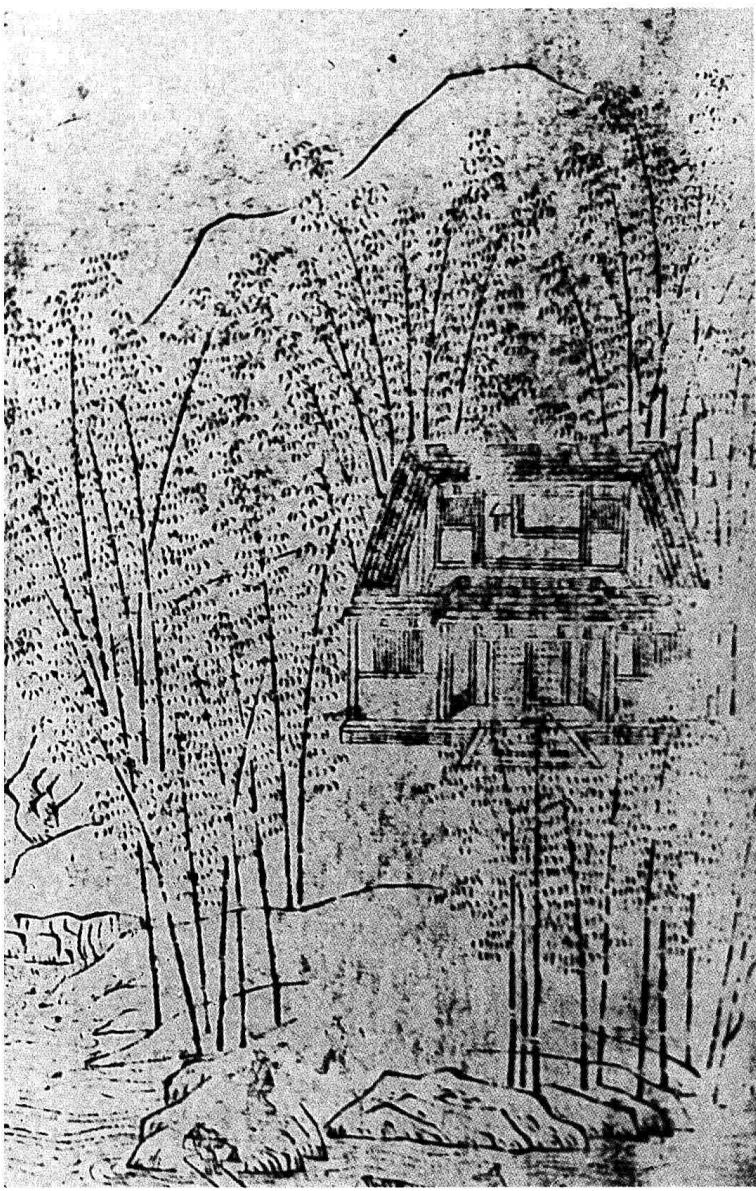


(晋) 王羲之「兰亭序」拓本（国立故宫博物院藏）

展子虔《遊春圖》



傳（隋）展子虔「遊春圖」



傳（唐）王維「嘲川圖」竹里館拓本

## 內容提要

本書分爲兩部分：

第一部分論山水詩的發展。首先從「詩經」、「楚辭」和「漢賦」中表現的山水觀和山水景物的描寫，來探索山水詩的淵源；接著以魏、晉時代道家思想的中興爲出發點，通過求仙、隱逸與遊覽三條主要線索，討論山水詩的產生；繼而就山水詩本身的風貌與內涵爲重點，探索山水詩自南朝至晚唐期間，隨著中國詩歌的發展與文學環境的不同而產生的流變。

第二部分論山水詩的特色。首先從山水詩呈現的一些共同的語言藝術——如意象的塑造與對比的運用——來討論山水詩在形象摹擬上表現的典型特徵；其次則就山水詩中美感經驗的展露——亦即任山水以其本來面貌自然顯現——爲據點，探索詩人與山水之間或相融即或相分離的物我關係。

# 目錄

內容提要 .....  
緒言 .....  
一 (一)

## 第一部分 中國山水詩的發展

壹、中國山水詩的淵源——先秦至兩漢	一
第一章 「詩經」中的山水景物	一三
第一節 「詩經」的山水觀	一四
第二節 「詩經」對山水景物的描寫	一一
第二章 「楚辭」中的山水景物	一九

第一節 「楚辭」的山水觀.....	三〇
第二節 「楚辭」對山水景物的描寫.....	三七
<b>第三章 「漢賦」中的山水景物.....</b>	<b>四六</b>
第一節 「漢賦」的山水觀.....	四七
第二節 「漢賦」對山水景物的描寫.....	六二
<b>貳、中國山水詩的產生——魏晉時代.....</b>	<b>七九</b>
第一章 求仙與山水.....	八一
第二章 隱逸與山水.....	一〇一
第三章 遊覽與山水.....	一二〇
<b>參、中國山水詩的流變——南朝至晚唐.....</b>	<b>一四九</b>
第一章 山水與莊老名理並存.....	一五一
第二章 山水與宦遊生涯共詠.....	一七九
第三章 山水與宮廷遊宴同調.....	一一八
第四章 山水與田園情趣合流.....	一五五
<b>第二部分 中國山水詩的特色</b>	
壹、中國山水詩的形象摹擬.....	一九九
第一章 意象的塑造.....	二〇三

第一節 語法條件	三〇三
第二節 靜態意象	三〇九
第三節 動態意象	三一八
<b>第二章 對比的運用</b>	
第一節 空間意識	三五五
第二節 整體畫面	三七八
<b>貳、中國山水詩的物我關係</b>	
第一章 美感經驗	三九一
第二章 物我關係	三九二
第一節 物我相即相融	四〇一
第二節 物我若即若離	四一一
第三節 物我或即或離	四二二
英文提要	四七二
參考書目	四四三

## 緒言

所謂「山水詩」，是指描寫山水風景的詩。雖然詩中不一定純寫山水，亦可有其他的輔助母題，但是呈現耳目所及的山水之美，則必須為詩人創作的主要目的。在一首山水詩中，並非山和水都得同時出現，有的只寫山景，有的卻以水景為主。但不論水光或山色，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，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其本來面目。當然，詩中的山水並不局限於荒山野外，其他經過人工點綴的著名風景區，以及城市近郊、宮苑或莊園的山水亦可入詩。

中國山水詩中所描寫的山水，能在不受詩人知性介入或者情緒干擾之下，以其本來面目呈現，與道家思想有密切的關係。中國山水詩是在魏、晉時代經過莊、老玄學的浸濡而產生<sup>①</sup>，因而其呈現的特質，必然反映出道家思想的影響。當然，道家哲學旨在追求人的精神從世俗的桎梏

① 詳見本書第一部分論「中國山水詩的產生」各章。

之中得到解放，其強調的主要是人生的修養工夫，例如通過「虛靜」、「忘我」，以超越人間世而回歸自然。所謂「虛靜」、「忘我」，就是排除分析性的、概念性的知識活動，及情緒性的感情活動，俾使個人的精神擺脫一切的束縛。在「虛靜」、「忘我」的心理狀態之下待物，則能物我兩忘、主客合一，使物我之間不再有任何隔閡。由此可以直接循耳目所及去感應自然的萬物萬象，而把握自然物象的本質。這種以虛靜、忘我之心境去直接感應物象的活動，即是一種審美性的觀照，是一種美感經驗的精神狀態。「老子」所謂「滌除玄覽」（第十章），「莊子」所謂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」（「達生篇」），就是指全神灌注於耳目所及的物象之上，不以情緒好惡或是知識概念去干擾物象的原本面貌，這正是一種沉浸於美感經驗的精神狀態。中國詩人如果以這種美感經驗的精神狀態觀照自然山水，則除了眼前山水的聲色狀貌之外，心中傍無所涉，別無所想，也就不會將一己之情緒、知性加在山水之上，也不會歪曲山水的原貌。詩人若再以其在美感經驗中所觀照的山水入詩，則詩中呈現的山水就不會染上個人主觀的色彩，而得以保持其本來面目。儘管道家思想並非以審美為目的，但其所提倡的通過「虛靜」、「忘我」以回歸自然的修養工夫，則與現代美學中的所謂「美感經驗」相通，同樣屬於一種審美性的觀照。自然山水在這種審美性的觀照之下，可以自適其性、自得其所、自陳其貌。山水詩中不以詩人主觀情緒或者知性去干擾山水的原狀本貌，正符合莊、老所謂還物之「自然」<sup>②</sup>。因此山水詩亦可說是以呈現山水風景之自然現象為主要創作目的者。

當然，一首山水詩中並非完全不能有詩人的知性或者情緒活動，如果詩人將其觀照山水的美

② 詳見本書第二部分論中國山水詩之「美感經驗」章。

感經驗及其他人生經驗一併入詩，詩中就會出現山水描寫與情志抒發的變換歷程，詩人與山水之間的物我關係也就呈現或相融即或相分離的輪遞現象<sup>③</sup>。但不論山水風景與詩人情志如何變換，物我關係如何離合，詩中的山水因為是詩人在美感經驗中所觀照者，故能以其本來面目自然顯現。因此山水的自然顯現，乃是本書所界定之山水詩中不可或缺的條件。

歷來有關山水詩的論著，多半以善寫山水的個別詩人如謝靈運、謝朓及王維等的作品為研究的對象<sup>④</sup>。若涉及山水詩這一文類，則以山水詩如何產生、何時起源的討論為多，而且見仁見智，意見分歧。如林庚以為山水詩是在南朝經濟發展、商業繁榮、水路交通發達的條件下產生的

③ 詳見本書第二部分論中國山水詩之「物我關係」章。

④ 關於謝靈運的山水詩，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如：曹道衡，「試論謝靈運及其山水詩」（〔光明日報〕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「文學遺產」二七九期）；高木正一，「謝靈運の詩風についての考察」，列入《立命館文學》一八〇號（一九六〇），頁七五——一〇七；林文月，「謝靈運及其詩」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十七，一九六五），頁三二——七〇。Francis A. Westbrook, "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etry of Hsieh Ling-yün", *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Vol. 100, No. 3 (July-Oct. 1980), pp. 237-254. 有關謝朓山水詩者，如向島成美，「謝朓的詩について」，列入《東京教育大學文學紀要》一〇七輯，（一九七六年三月），頁二九——五九；洪順隆，「謝朓生平及其作品略論」，收入洪氏《六朝詩論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一九七八），頁一五六——一九三；張子敬，「論謝朓的人品及其山水詩」，刊於《遼寧師院學報》一九八一年三期，頁五五——六一。有關王維山水詩者，如陳貽焮，「王維的山水詩」，刊於《文學評論》一九六〇年五期，頁一〇八——一一五（後收入陳氏《唐詩論叢》）。Wai-lim Yip, "Wang Wei and the Aesthetic Pure Experience", *Tamkang Review* 2:2 and 3:1 (Oct. 1971-April 1972), pp. 199-209; Pauline Yu, *The Poetry of Wang Wei*, 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0; 袁行霈「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」，刊於《社會科學戰線》一九八〇年二期，頁二七六——一八〇。Chou Shan, "Beginning With Images in the Nature Poetry of Wang Wei"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42, No. 1 (June, 1982), pp. 117-137.

⑤；王瑤認為山水詩是由玄言詩衍變而來<sup>⑥</sup>；朱光潛、林文月以為山水詩乃遊仙詩的繼承者<sup>⑦</sup>；曹道衡、袁行霈、小尾郊一與韋鳳娟，則認為山水詩的產生導源於隱逸思想與隱逸生活<sup>⑧</sup>；洪順隆認為山水詩是以自然為遊樂對象的結果<sup>⑨</sup>；而 J. D. Frodsham 則以為山水詩的產生是與五言詩的興起並進<sup>⑩</sup>。這些論點皆各有其是，但都只見部分而不見全體。此外，有關山水詩本身的風貌與內涵的研究則非常稀少，林文月的「中國山水詩的特質」，乃少有的以山水詩作為「文類」來研究的專文<sup>⑪</sup>，但是其範圍僅限於南朝時期幾位代表詩人的作品，唐代的山水詩並未涉及。張心滄概論「中國自然詩」一書，雖選論陶、謝、王、孟、柳五家作品，亦並非專研山水詩者<sup>⑫</sup>。顯然地，中國山水詩乃是一個有待進一步、深一層去發掘的文學領域。本書即針對山水詩的淵源、產生與流變，以及其特色，作較為深入的探討，企圖對山水詩這一文類有全面性的了解。

見林庚「山水詩是怎樣產生的」，〔文學評論〕一九六一年三期，頁九二——一〇一。

見王瑤「玄言·山水·田園」，收入〔中古文學風貌〕（上海：崇林出版社，一九五三），頁五九——六三。

朱光潛「遊仙詩」，刊於〔文學雜誌〕三卷四期（一九四八），頁八；林文月，「從遊仙詩到山水詩」，收入〔山水與古典〕（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六），頁一一——一二。

⑧ 見王瑤「也談山水詩的形成與發展」，刊於〔文學評論〕一九六一年二期，頁二六——三三；袁行霈，「也談山水詩的產生問題」，〔文學評論〕一九六一年四期，頁一〇〇——一〇五；亦見袁行霈編選·張相儒注釋，「中國山水詩選·序言」（河南：中州書畫社，一九八三）頁一；小尾郊一，「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自然と自然觀——中世文學を中心とした」〔文學評論叢刊〕第十三輯（古典文學專號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二），頁三一六。

洪順隆「山水詩起源與發展新論」，見〔六朝詩論〕，頁八七。

⑩ 見 J. D. Frodsham, *The Maturing Stream: The Life and Work of Hsieh Ling-yun* (Kuala Lumpur: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, 1967), V.I., p. 92.

⑪ 收入林文月「山水與古典」，〔三一一六一〕。

⑫ 見 H. C. Chang, *Chinese Literature 2: Nature Poetry* (Edinburgh: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, 1977).

第一部分論山水詩的發展。先以「詩經」、「楚辭」和「漢賦」中出現的山水景物爲例證，探索山水詩的淵源。筆者發現，從先秦至兩漢，詩人對山水的態度由敬畏而親切，其視野由景物個體擴大至山水全貌；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呈現出從作品中陪襯、附屬的賓位起步走向主位的趨勢；與此同時，山水景物的描寫亦逐漸精描細繪，乃至爲山水詩的摹擬技巧奠定了基礎。

接著論山水詩的產生，則以道家思想的中興爲出發點。由於漢末以後政治敗壞、社會紊亂，儒家的羣體觀念衰退，道家對個人身心自由與安適的重視吸引人心，成了魏、晉知識份子走向山水、親近山水的主要推動力；遠離俗世塵纏的自然山水，就在求仙、隱逸和遊覽的風氣中，逐漸獲得了其獨特的地位，乃至成爲詩人觀賞和吟詠的對象。山水詩就在各種時代思潮與客觀環境交互重疊影響的背景之下，開始在詩人的作品中陸續出現。

繼而論山水詩的流變，以山水詩本身的風貌與內涵爲重點，探索其自南朝至晚唐期間，在文學環境、創作風氣改變的過程中，隨著詩歌的逐步發展，乃至產生了不同典型的山水詩。並以各典型風行時期的先後次序，大略分爲四個發展步驟來加以討論：山水與莊、老名理並存；山水與宦遊生涯共詠；山水與宮廷遊宴同調；以及山水與田園情趣合流。

當然，佛教的傳播對山水詩的「產生」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但山水詩開始出現於魏、晉詩壇時，佛家思想仍是道家思想的附庸，是清談、玄學的課題之一<sup>⑬</sup>，因此在山水詩的「產生」

⑬ 佛教雖然從漢代就開始傳入中國，但是却得通過道家思想的過濾，才逐漸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，因此佛義在未能獲得其獨立發展之前，帶有很濃郁的玄學氣息。有關佛教在中國的傳播，以及佛義在中國的發展，詳見湯用彤，〔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〕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六二）；Arthur F. Wright, *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*, (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).

各章，雖亦涉及佛教的影響，仍以魏、晉玄學影響下的求仙、隱逸、遊覽風氣為標題。此外，某些詩人的生活與思想的確與佛教有關，如謝靈運曾著「辯宗論」，闡明頓悟之說。但晉、宋之際的佛教不過是玄學的一部分，而謝靈運的山水詩乃是集兩晉以來山水詩之大成，仍以莊、老玄思想色彩為重<sup>⑭</sup>。又如王維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但王維山水詩的普遍特色是閑靜、恬淡與自適，此亦道家所宗，非佛義所獨有；何況其他許多非佛教徒詩人也創作同樣類型的山水詩<sup>⑮</sup>。因此探索山水詩之「流變」部分，儘管正文中涉及佛教對某些個別詩人的可能影響，各章僅以山水詩風貌與內涵的典型特徵為標題。

第二部分論山水詩的特色，則以山水詩這一文類所呈現的共同特徵為重點。雖然山水詩有不同的典型，每一首詩也有其獨特的意境，但是其摹寫山水聲色狀貌之美，乃是詩人創作時的共同目的；而就在詩中山水聲色狀貌的顯現裏，揭露詩人在觀景之際乃渾然忘我，與山水建立一種極為親密和諧的關係。因此，第二部分即以「山水詩中的形象摹擬」與「山水詩中的物我關係」作為討論要點。

所謂「形象摹擬」，當然不單指山水形象本身的靜態現象，亦包括其生命的動態現象，也就

⑭ 謝靈運的山水詩之普遍特色是「山水與莊老名理共存」，所謂「莊老名理」乃是指「玄學」而言，佛學亦在其中。謝詩的「名理」多以典故表達（詳見第二部分「山水與莊老名理」章）。其所用道家典故（包括「莊子」、「老子」、「淮南子」、「列子」等）凡一百餘次，儒家典故僅十八次（詳細統計見沈振奇，「陶、謝詩之比較研究」，新加坡南洋大學碩士論文，一九七九，頁一四六——一四七）。

⑮ 如孟浩然、韋應物、柳宗元皆非佛教徒，甚至反佛教甚力之韓愈，亦創作與田園情趣合流之山水詩，其共同特色亦是閑靜、恬淡與自適（詳見「山水與田園情趣」章）。